

# 山中雜記

祖正

一

一上午整理行裝。心中略帶難過。想到我要與這個住熟的家庭分別了。我實在覺得捨不得。這是感傷病麼？我照實對李牧師說，又照實寫信對啓民兄說。看李牧師也像對我依依。他要我再一同吃一次中飯後走。中飯後，叫來的藤轎已在大門外等候我了。坐進藤轎，在大門口與李老太太李牧師等道別。兩件行李叫了挑夫跟在後面。毛金華也跟着送我進山去。昨夜來沒有睡好，今朝來頭沁沁的不舒服。不一回轎子已出了北門。左邊的羣山蒼翠。眼見漸入山道，常在鬱蔥的樹林中經過。只有轎夫們着地的脚踵聲打破了山林中的靜寂。我在轎子內想道此去不知安吉如何。那種大寺院，給我糊裏糊塗搬了進去，後來如何酬謝？於是更覺得膽餒。轎子到山門了。我泰泰然的走進去。穿過好幾進大殿，走到隱秀的方丈裏去。香伙出來招呼。說當家今天進城去了。看那個

香伙還和善可親。他領我到前天看定的後院一個房間裏去。後面的行李及毛金華等也來到了，搬進房間來。要毛金華給我安排定當後，教他早早回去罷。教他留住在李家幫他們的忙。他去後我倒臥在床上。休息多時，方能把方才不安的心緒鎮靜下來。此刻起床來走到房間外的小院裏去。隔牆是個竹林，雜有高古的大樹。枝葉滿蓋在院子上，我住的屋面上，有陰雨的樣子。鷹鳥的飛舞徊翔特別的多。走到前院，會見那位監院西境師。他是個非常拘謹的人。他又要陪我走了。我只得反爾陪他走走似的，和他在寺內從這殿走到那殿。又走到隔壁那個竹林裏去。西境師在竹林下仰昂了頭，兩手舉起了寬敞的海青袖又着腰，靜看了一回飛翔鳴叫的鷹鳥，指點我說道：

『每逢天氣快變，鷹鳥必定那麼多。』

我像就是聽了那句話也還領會不到禪意似的，只是唯唯。我又陪他回來，走過幾個大殿，走進方丈，到我的房裏。他陪我坐了一回而去。我從此是一個人！心裏着實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傷。像被世人離棄了的那種悲

傷。深山的古寺裏真是清寂。心腦腸腑都是透徹那樣的清寂。香伙端晚飯來了。還適口。吃了到山門外右邊那個高坂上去。發見去年夏天與王仲廉朱若水兄等曾遊之地，那個懸崖上的大石橋邊。黃橙橙的山百合開在薄暮的溪谷裏。下面有幽靜的鐘磬聲了。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

萬籟俱此絕

惟聞鐘磬聲

唐朝常建的這首破山寺後禪院的絕唱正是歌咏這個今名的虞山興福寺了。我住的後院或許就是常少府駐足地的後禪院罷。那末這個鐘磬聲也是同一的鐘磬聲麼？我不再穿鑿了。因為同一地方同一鐘磬聲，而聽的人不同，

有什麼相干呢？近來每多這樣的嘆息。

不過我得了一個考證。第二句中的高林本可作為高古的樹林解。通行的唐詩解註本上好像是那麼解釋的。此刻在寺境內廟壁上發見一塊石碑，是朱芾寫的這首詩。而旁邊又有一個小碑，說破山寺之東相距一箭地有一高林寺。本來從北門外的大街轉到這興福寺走的那條二里餘的林路上最初必先經過的是那高林寺。而此刻就是高林寺的遺趾也是渺焉難尋的了。

梅村集中有首夜發破山寺別鶴如上人。

得來松下宿

初月澹相親

山近住難定

僧高別更真

暗泉隨去馬

急月捲歸人

過盡碧雲處

我心慚隱淪

那位西境師看來頗有修養，不見得不是高僧。我固尚未與他作別。然而照我近來空漠的心懷，雖到臨別，雖別的真，也不見得有詩了。萬事只有祈禱！

## 新的薔薇

魯迅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為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爲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爲」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爲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麼，由牠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

者們的話。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麼？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麼？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麼？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麼？

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爲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藉插用外國國旗，以爲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

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

「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麼，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卍字旗。介乎中外之間，超於「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裏，至今還沒有跟着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却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飯呵！」

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

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却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却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法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爲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

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

「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

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〇〇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却「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喫飯；如果大師兄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歎。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欸……。

（五月二十三日。）

## 死法

豈明

「人皆有死」，這句格言大約是確實的，因為我們沒有見過不死的人，雖然在書本上曾經講過有這些東西，或稱仙人，或是一尸忒盧耳不盧格（Sthulorin），這都沒有多大關係。不過我們既然沒有親眼見過，北京學府中靜坐道友又都墮下蒲團下山去了，不肯給予凡人以目擊飛昇的機會，截至本稿上板時止本人遂不能不暫且承認上述的那句格言，以死為生活之最末的一部分，猶之乎戀愛是中間的一部分，——自然，這兩者有時併在一處的也有，不過這仍然不會打破那個原則，假如我

們不相信死後還有戀愛生活。總之，死既是各人都有分的，那麼其法亦可得而談談了。

統計世間死法共有兩六類，一曰「壽終正寢」，二曰「死於非命」。壽終的裏面又可以分為三部。一是老熟，即俗云燈盡油乾，大抵都是「喜喪」，因為這種終法非八九十歲的老爺老太太莫辦，而佢們此時必已四世同堂，一家裏擁上一兩百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實在有點住不開了，所以佢的出缺自然是很歡送的。二是猝斃，某一部機關發生故障，突然停止進行，正如鐘表之斷了發條，實在與磕破天窠窠沒有多大差別，不過因為是屬於內科的，便是在外面看不出痕跡，故也列入正寢之部了。三是病故，說起來似乎很是和善，實際多是那「秒生」（Bacteria）先生作的怪，用了種種凶惡的手段，謀害「蟻命」，快的一兩天還算是慈悲，有些簡直是長期的拷打，與「東廠」不相上下，那真是厲極了。總算起來，一二都倒還沒有什麼，但是長壽非可倖求，希望心臟麻痺又與求仙之難無異，大多數人的運命還只

是輪到病故，揆諸吾人避苦求樂之意實屬大相徑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們不得不離開了壽終而求諸死於非命了。

非命的好處便是在於他的突然，前一刻鐘明明是活著的，後一刻鐘就直挺地死掉了，即使有苦痛（我是不大相信）也只有這一刻，這是他獨門的好處。不過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十字架據說是羅馬處置奴隸的刑具，把他釘在架子上，讓他活活地餓死或倦死，約莫可以支撐過幾天；茶毗是中世紀衛道的人對付異端的，不但當時烤得難過，隨後還賸下些零星末屑，都覺得不很好。車邊斤原是很爽利，是外國貴族的特權，也是中國好漢所歡迎的，但是孤另另的頭像是一個西瓜，或是『柚子』，如一位友人在長沙所見，似乎不大雅觀，因為一個人的身體太走了樣了。吞金喝鹽鹵呢，都不免有點婦女氣，吃鴉片烟又太有損名譽了，被人叫做烟鬼，即使生前並不會「與芙蓉城主結不解緣」。懷沙自沈，前有屈大夫，錢有……，倒是頗有英氣的，只恐怕泡得太久，

却又不為魚鯊所親，像治咳嗽的「胖大海」似的，殊少風趣。弔死據說是很舒服，（注意：這只是據說，真假如何我不能保證，）有島武郎與波多野秋子便是這樣死的，有一個日本文人曾經半當真半取笑地主張大家要自盡應當都用這個方法。可是據我看來也有很大的毛病。什麼書上說有縊鬼降乩題詩云，

「目如魚眼四時開，

身若懸旌終日挂，」

（記不清了，待考；仿佛是這兩句，實在太不高明，恐怕是不第秀才做的。）又聽說英國古時盜賊處刑，便讓他挂在架上，有時風吹著骨節珊珊作響，（這些話自然也未可盡信，因為盜賊不會都是鎖子骨，然而「聽說」如此，我也不好一定硬反對，）雖然有點唐珊尼爵士（Lord Dunsany）小說的風味，總似乎過於怪異——過火一點。想來想去都不大好，於是乎最後想到槍斃。槍斃，這在現代文明裏總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他實在同丈八蛇矛嚟喇一下子是一樣的，不過更文明了，便是說

更便利了，不必是張翼德也會使用，而且使用得那樣地廣和多！在身體上鑽一個窟窿，把裏面的機關攪壞一點，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紅水，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麼簡單。簡單就是安樂，這比什麼病都好得多了。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學生胡錫爵君在執政府被害，學校裏開追悼會的時候，我送去一副聯，文曰：

「什麼世界，還講愛國？」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這末一聯實在是我衷心的頌辭。倘若說美中不足，便是彈子太大，掀去了一塊皮肉，稍為觸目，如能發明一種打鳥用的鎊砂似的東西，穿過去好像是一支粗銅絲的痕，那就更美滿了。我想這種發明大約不會很難很費時候，到得成功的時候，喝酸牛奶的梅契尼柯夫(Metchinikoff)醫生所說的人的「死欲」一定也已發達，那麼那時真可以說是「合之則雙美」了。

(附記)我寫這篇文章或者有點受了正岡子規的俳文死後的暗示，但這裏邊的話和意思都是我自己的。

又上文所說有些是玩話，有些不是，合併聲明。

## 今希臘的民歌二首

劉 復

據法國(H. Pernot)的法文直譯本譯出)

(一)

在這一個區域裏，我愛的是一個蜜色皮膚黑眼珠兒的小姑娘。但是我用什麼方法可以使她知道我愛的是她呢？若是逕直的向她請求罷，我有點兒不敢；當面向她細說罷，我又有點兒害怕；寫封信給她罷，可又要我花上許多的心思。我還不如將我愛她的話編成了歌唱給她聽，聽她自己去玩味。若然這樣了她對於我還是一點意思也沒有，我對於她可也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

(二)

——我要變做了山雞飛向山裏去。

——若然你要變做了山雞飛向山裏去，我就變做了獵人去打你。

——若然你變做了獵人來打我，我就變做了花。將一片

平原一齊鋪滿。

——若然你變做了花，將一片平原一齊都鋪滿，我就變做了蜜蜂來採你的蜜。

——若然你變做了蜜蜂來採我的蜜，我就變做了葡萄造成一個葡萄園。

——若然你變做了葡萄造成一個葡萄園，我就變做了一個採葡萄的來採你。

——若然你變做了一個採葡萄的來採我，我就變做了酒，裝滿了一大桶。

——若然你變做了酒，裝滿了一大桶，我就變做了一個買酒的，將你買得來，拿回去，獨自把你佔有了。

## 私語

周靈巧

月子團團與彎彎，

情哥出來這麼樣難；

若說是情哥惱了我，

我小妹並沒些兒錯。

我與妹你長相好，

妹你莫再惱，

看月子照妹我雙雙影，

雙雙攜手踏月行。

上月送情哥出家門，

妹兩行酸淚落紛紛；

當時人人看妹齊回首，

只有情哥不轉頭。

妹我戀戀復何求？

偏偏離別愁更愁；

分手後相思心傷，

想到握手的情長。

人家哥妹雙雙聚，

我的情哥他鄉去；



天天月子東來日西下，  
盼煞情哥偏不還家！

月有團圓人等候，  
哥登樓遙望月如鉤；  
盼到圓時相隔水迢迢  
可憐人兒可憐良宵。

那日哥和妹分手，  
妹幾回欲牽哥衣袖；  
若非人人看著我，  
如何肯放走我情哥？

一回夢與妹相懷抱，  
哥爲妹情顛倒；  
一回夢妹坐在哥身左，  
看妹顏色似不在我。

哥你莫撒謊，  
假語不是情長；  
妹知道那兒有女美如花，  
哥忘了小妹想著她？！

妹你莫淘氣，  
哥妹緊擁抱在一起；  
哥輕輕吻著妹唇一點紅，  
願妹永在哥懷中。

人說世間難覓個有情郎，  
妹的情郎立在身旁。  
哥平時偷看妹貌看不真，  
今宵將小像贈與有情人。

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梧州。

日前承周君遠迢迢地錄示舊作，覺得頗有趣  
味，便代爲發表了。在這篇詩的背後似乎隱藏

著廣西地方的一種民俗，可惜周君不曾說明，不然或者倒是很有趣的，倘能他肯費一點工夫記牠下來。十五年五月八日，豈明。

## 夢

沁民

這是一個春天的晚上。

S君從W家吃完喜酒回來，已是夜深人靜了。一輪皎潔的明月當空懸掛，滿天的星斗參差橫斜；涼風微微地拂上臉，酒性湧上來，益發覺得支持不住，在歸道上東歪西倒的走着。

經過公園時，一陣陣觸鼻的奇香，夾着夜鶯和諧的歌曲，從幽靜的空氣中傳佈出來。S君是一個富於情感的青年，性的煩悶正和酒性一般，在胸中烈火似的燃燒着，這時開始他的幻想了。

他一閉上眼，腦海裏不由地活現出那位嫵娜嬌羞的新娘；最先是蓬鬆鬆的燙髮，次是薄桃色的雙頰和富有一曲線美的血紅色的口唇，其次是交換婚戒時伸出來的一

雙像春筍一般的玉手，其次是清脆鶯囀的嬌音……他愈想愈羨妬着W君的豔福，愈思愈覺得青春期是不可辜負的，他匆匆地趕回家門了。

他歪頭趑躅進臥室時，一盞半明半晦的燈光正照着床上已睡的妻子。

他揭起淺紫色的綾被，露出那肥胖而又粗糙的軀體，歪枕曲肱，愈顯出臃腫多節的模樣；他不能再繼續他幻想了，一種似酸非酸似苦非苦的酒味，早使他暈眩劇痛，終於連衣帶襪倒下去睡了。在恍忽朦朧的時候，他夢了這樣的一個夢——

有一天——約莫在他妻死了半年以後——他和C女士已發生極強度的感情。正當初春時分，天氣清和，紅杏似醉，柳枝上小鳥們唱起惹人纏綿的戀歌，鮮花叢中一羣雙飛蝴蝶正忙着向那嬌豔芬芳的花心亂撲；他坐在C女士旁邊呆呆地看出神了。

「宇宙間最微小的昆蟲也知道他們的求愛，何況是萬物之靈呢？」他偷覷着C女士，欲言又止——但終對

於大膽地說了。他登時覺得臉上發燒，C女士紅暈上頰，微微的報他一笑……

是在五電影場中，他捱着C女士絮絮切切地談心；當那銀幕上表現出情人幽會抱吻的時候，他伸過手去在C女士的藕腕上輕輕的捻了一下……

是在城外T山的園裏，他倆挽手同行着。在樹蔭底下，小亭之畔，人們罕到的地方，他不自主地展開兩臂，低聲輕喚着：「吾愛」；這時他已很熱烈的緊緊摟住他的情人，心房怦怦的躍動，心花勃發怒放，快樂的情景像電流一般似的通過他倆的全身……

「哎喲」的一聲，熟睡如泥猪似的妻子被壓驚醒了。「你回來了嗎？」他的妻子張開兩隻燈籠大的眼睛，使起破鑼似的喉嚨問着。

S君只是呆呆地對着帳子，半晌不作聲，淚珠奪眶而出了。

燈光慘白，室中寂寂無聲。

## 我們的閒話

十一

天下奇事真是不但無獨而且還有偶。最近報載日本政府也要下令取締思想了，只可惜因為怕學界反抗，終于還未發表。中國呢，學界隱居於六國飯店等地方了；這一點究竟是獨而難偶的，是日本所決不能及的。

取締思想這四個字真正下得妙極，昏極亦趣極。俄國什麼小說中有鄉下人會這樣地說，「大野追風，拔鬼尾巴，」恰是適切的評語。追風猶追屁，不過追不着罷了，拔鬼尾巴便大妥當了。這不但是鬼的小尾巴是拔不住的，萬一僥天之幸而拔住了，——拔住了又怎麼樣呢？鬼尾巴的前頭不是還有一個鬼麼？你將怎麼辦？這好像是一倒拔蛇，拔得出時是你的運氣，但或者同時也是你的晦氣。日本的政治家缺少歷史知識，這是很可惜的，雖然他們的躊躇還有可取，畢竟比從前白俄的官憲高明得多了。

在中國，似乎有點不同，這只能說是拔猪尾巴罷，

如在大糖房胡同所常見似的。  
天下奇事到底是有獨而無偶。

### 據宋本覆校太平行營規矩記

白鹿齋水

化去兩角大洋，買到劉復先生錄的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一本。回到家來，看過兩張，覺得我們所理想的，所經驗到的太平天國，（即是長毛賊），完全不是這回事。連忙取出一個家藏宋本來一對，果然是劉本中種種錯誤，全都給我發見了。今作一校勘記如下，若劉先生看見了氣得兩檔小鬍子左右替換亂翹，那我就恕不能擔負責任了。

一 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槍無桿

按：此條宋本作：

一 令各內外將兵凡自三五歲以外不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槍無彈

二 令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

按：此條宋本作：

二 令內外強健將兵准許僭分干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

三 令內外官兵各迴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 千歲不得雜入 御輿宮如馬轎中間

按：此條無誤

四 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

按：宋本此條「妖」字作「人」字。

五 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操藥材舖戶併州府縣司衙門

按：此條宋本作：

五 令一切軍兵皆准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操住戶商店

六 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外小為挑夫及瞞味吞騙軍中兄弟行李

按：此條宋本作：

六 令准許亂捉農工商人爲挑夫惟不得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

七 令不許在途中舖戶堆燒烟睡耽阻行程務要前後聯絡不得脫徒

按：此條無誤。

八 令不得焚燒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九 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按此兩條中兩『得』字宋本均作『皆』字。

十 令各道主將有司號令分發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後按：此條無誤。

五，十二於濟南。

獲讀此記，歡喜無量。古本足珍，於斯益見。惜僕年逾而立，尙未蓄須。既聞人之非我，奚假老之用妝？有負形容，甚滋愧赧。劉復敬識。

## 大同大學的王孝子

陳但一

登明先生：

語絲 第八十一期

上海各學校的內容調查起來真是好玩，如像大同大學，牠的招牌是保存國粹，教的却十之八九都是洋書，（我不是說保存國粹的不該讀洋書，不過他們這些國粹保存家認定中國書才是國粹，古文才是真正的國粹，）學生作白話文是不許的，好像之乎也者在白話文裏面便不是中國固有的之乎也者了，所以什麼歷代名臣言行錄呀，什麼四書五經呀，他們是天天諄諄教給學生的，學生若果著了一篇什麼孝子論忠臣議，教員於是乎圈上又加圈，點上又加點，大批而特批，什麼議論精當，並且還要貼在佈告處，給各學生看看，似乎聖諭格言一般，暗示學生當以這些爲法的樣子。近來有一個教員，這個教員是他們學校的國學大教授，（我實在想不出好名字，只得暫且拏大教授三字來形容他，等以後編修館來改罷，）著了一篇皇皇大文，什麼王孝子雪地遇救記，而且是用的白話體！他們國粹保存家當然文言一定著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樣的好，白話文自然也一定是上海人所說的交關好。我在一個朋友處拜讀了，真是

交關好，所以郵寄給先生，請先生代為介紹，大家也好拜讀拜讀，我一個人獨享其美，覺得實在是太可惜了。

陳但一，五月十三日。

豈明案，那篇王孝子雪地遇救記我今天連讀了三遍，的確是「交關好」，應當遵命介紹，但是本刊篇幅太小，容不下全篇，這是十二分的抱歉的。現在只將其中精采部分摘錄兩三節，以見一斑，款式仍舊。

一，「冷呀 冷呀 兄弟很覺得難受了嗎 鄙人倒想起一件事來了 什麼事呢 就是咱們吉林通志上載的山東王孝子的事」

二，「那時東省地方 荒涼零落 沿途靡處寄食 他一路討飯養親 登山涉水 歷盡風雪 墮指裂膚 備嘗痛苦 千磨百折 走了一千數百里路

到了吉林 才見許多人煙」

三，「等有一回 忽然靡有聲息 他親母喊兩聲 他竟不應 他母親好生着急 定眼一看 那知

色如死灰 四肢如冰 凍得氣絕了 他母親抱頭大哭 力竭聲嘶 曠野無人 真個叫天天不應」

四，「這種天性勝人的人 克勤克儉 自不必說 從此他母親享用充餘 越發快樂 過了多年 再行病終 以後王孝子也不知寄籍異鄉呢 也不知負骨歸里呢」

阿呀，一抄竟抄了四節，真是出於意外之表，可以想見這是多麼有趣的一篇文章了。總而言之，這種好東西的確非深通國粹與禮教之大家不辦，這是我可以負責批註，而本文也可以替我證明的。五月二十三日。

## 同濟大學的誓約書

孫自壹

上海商科大學與同濟大學兩校的當事強迫學生填寫誓約書，發生學潮，是最近滬上學界中的一重大事件。商大的學生，因為想將來好在資本家領域下面過走狗式的生活，不久便向學校的當事交涉，認填寫誓約書，惟求學

校不得向外宣布，就這樣的屈服了。同濟的學生，始終反對填侮辱人格的誓約書，阮尙介（同濟校長，江蘇省教育會的夥計）始而叫軍警包圍學校，學生出外吃飯也不許，繼而搜查學生寢室的書籍，其後又叫軍警驅逐學生出校，學生的衣服和書籍却被扣留在校裏，同時又開除他所認為倒亂的主要分子數十人，學生全體失學，學校也無形解散。這是兩校學潮的經過。

英工部局添加華董三人，是最近滬上租界當局的一件驚人的舉動。添加人數的多寡，有些團體雖然還在反對，但是對於添加三人，租界當局確已議決了。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長江流域方面的根據地，工部局是他們的最高機關。我們想想，這個時代列強帝國主義當然只有計畫怎樣侵略中國的方法，絕沒有畏懼中國的心理，忽而他們自動的在侵略中國長江流域方面的最高機關工部局內添加幾名華董，當然不是爲怕我們中國的原故，難道列強帝國主義發了慈悲心豈不是怪事嗎！實在令人懷疑不解。上海的輿論

界，也只在人數多寡上照例評論了幾句，從不會揭穿其中的內幕，不過上海的輿論除一三家稍滿人意而外，其餘老早走出牠們的界了。我們用了很精細的探察，才知道上海的學校強迫學生填誓約書，和租界當局自動的添加華董三人，這兩件重大的事件，很有密切的因果關係。什麼關係呢？請大家細細的把下頁一個知道內幕的人的談話用心讀一讀，便知端詳了。

「有一天上海租界當局召集各學校的當事和名流學客學棍談話（有革命色彩的不在被邀之列），租界當局的說：

「五卅快要到了，你們若不嚴厲的管束學生，他們又出來游行運動，我們仍然照舊對付呵！……」

說完了，這些名流學客學棍平常無論什麼事情，都是要吹幾句，講幾句，唱幾聲高調的，在這個時候，却如啞子一般，一個也不講了，靜默了很有好幾分鐘過後，才有一個起來答覆。他說：

「去年五卅那種事件，固然是我們管束不嚴，但是你們租界當局的對付也太過分了一點呵。……」

租界當局又說：

「自然覺得好像太過分了一點，不過我們也有不能不那樣對付的原由！……」

商議了許久，這些名流學閥學客學棍說道：

「要我們嚴厲管束學生，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們租界當局須得於工部局內添加幾名華董給我們學界做，並且以後形式上的游行運動，你們租界當局也不要太加以干涉。……」

報上所登載租界當局議決添加華董三人，就是這次談話兩方協商的結果。後來這些名流學客學棍便天天開會商議如何進行壓迫學生，先由商科大學做起，其次同濟，其次復旦，又其次各學校依次的強迫學生填誓約書，便是他們會商的策略。這事主謀的，是美國御用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和江蘇省教育會，想當華董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學什麼黃任之，沈慰孚，袁觀瀾諸人。（三人都是中華教育改進社和江蘇省教育會的要人。）我們在報上先見着商科大學發生叫學生填誓約書的壓迫，接着便是同濟大學，其次又是復旦大學秘密強迫一個學生簽字退學，（復旦的當事，因為見着同濟學潮還沒解決，

所以變更辦法，先把有辦事能力的學生開除了，將來進行填誓約書時，不致棘手，）就是他們進行壓迫學生策略的第一步，給租界當局看看他們孝順的誠心。」

讀者諸君，你們想想，從前日本伊藤博文等逼迫朝鮮各大臣開御前會議協商參政問題的情形，李完用是當時朝鮮的學部大臣，在那種御前會議中他抱的態度，始而也是一言不發，繼而才說請改訂些語句，和這次上海租界當局的御用會議的情形，與參加會議的名流學棍學客等人物的態度，比較一比較，不是形異而實同嗎？我們中國既有了這樣多的學部大臣李完用。我們國民該怎麼對付他們，我們學界中的人又該怎麼樣呢？這件事，全國人，尤其是學界，有十二萬分應當過問和討論的必要，我寫出來給大家知道知道，也就為的這個原故。看大家怎麼辦？

編者案，這是一封上海的通信，「如果屬實，殊為不成事體，」但是我們敢担保他是假的麼？我們看年近來北京的「智識階級」的行事，捧「學部大臣」章士釗，捧惠靈頓爵士，便沒有勇氣來懷疑孫君的報告。不過「人之好善孰不如我」，如果實際並不如此，那自然更是我們所願意知道的。